

《蔬果芬芳錄》

推薦之序

自《尚書》《禹貢》以降，中華文化中就一直有支記土宜敘方物的著述傳統。而《詩經》除了雅頌之外，更有大量採用比興的十五國風，於是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」，就與文學結了不解之緣；以至於到了漢代興起的大賦之中，品庶方物更是成為文學表現的重點。唐宋以降，雖然「文以載道」的觀念逐漸抬頭，但是因為所謂的「道」，指的乃是聖賢開創文明的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」；所以種種博物殊俗，以至各類生活藝術之講求與實踐的寫作，亦漸假而日廣。至於近世，對於此一傳統的種種著作，廣為蒐羅，多所注意，往往繼讀以抄，以述兼作的，則首推周作人先生。影響所及，遂成近代所謂「小品文」中的一個重要流派。

台大園藝系蔡平里教授的這本《蔬果芬芳錄》，假如我們逕以「小品文」的觀點來加以欣賞，未免就唐突了它的曾獲「李國鼎通俗科學寫作獎」的基本事實。因為其中所涉及的科學知識，恐怕不僅只是蔡教授「園藝系」的本行學問而已。誠如《鄉間小路》在連載之始的短短介紹「誰是蔡平里？」中所云：「蔡教授若遇學生物的就大談化學，碰到教園藝的必聊農化，十八般武藝：園產品處理、加工、農產製造、有機合成、植物化學、色香味等樣樣半通」。這些「十八般武藝」不但在書中盡情揮灑，還要加上人類文明起源的考古發現，物產傳播交通的歷史見聞，相關產業興衰的經濟分析，辣味發汗發熱的生理神經機制、嗅覺的大腦、神經活動與化學作用，以至大腦的左、右，使用的單、複，對於語言、記憶的影響，因而顯現的心理與文化的差異等等，甚至三保太監所以七次過台灣之門而不

入的季風因素……真是琳琅滿目，洋洋大觀。

但是誠如桐城派諸子所嚮往的：辭章、考據、義理兼顧。古來許多有關殊俗方物，以至知識技藝的著作，亦往往在於事有據，甚至考證詳實之餘，自然旁及義理，流露出作者對於人情世故的深切理解，在隻字片言中靈光閃爍，綻放為智慧的花朵；兼且大體文辭省淨，要言不煩，而物色事態，直逼目前，文不求工而意趣深雋，往往可作辭章品賞。除了現代科學知識的淵博，歷史文化視野的廣大，遠非古人所能望其項背之外，其實

這本《蔬果芬芳錄》，正是深具此一特色的「現代」著作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其中涉及了世界各民族的神話、習俗、禮儀、風尚、技藝，以至中西、日本古籍記載的詮釋與「考證」。蔡教授寫來真如庖丁解牛，遊刃有餘，竟然實現了桐城諸子，只能嚮往而未能實踐

的著作理想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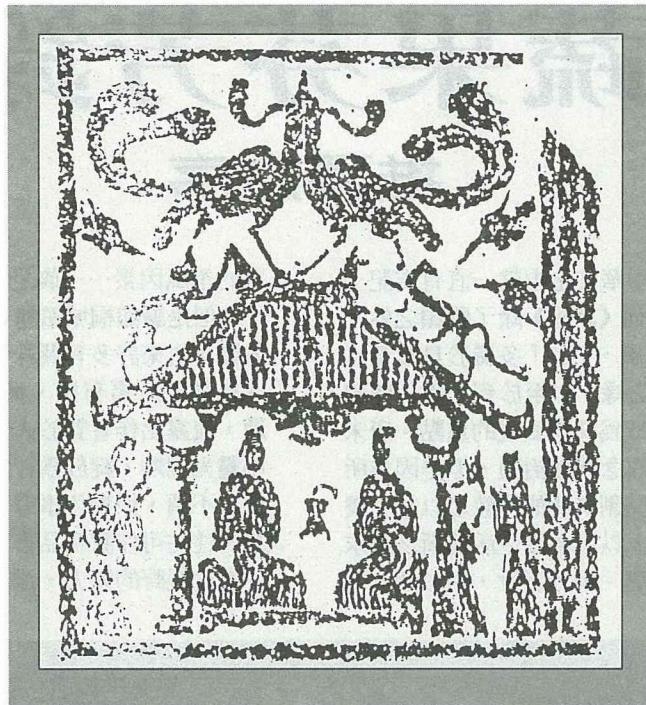
書中信手拈來，隨處可見的「義理」也竟然是可以包括：夏娃未吃生命樹而只吃知識樹果實的功過；蛇對於人類衣飾、文明創造的貢獻；回教傳說中撒旦以洋蔥大蒜向人類拜懺；中國人的「順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」的人生哲學，以及逆取順守的長久之術，如何影響新技術的開發；孔子的「食無求飽」的飲食藝術與「敬鬼神而遠之」的務民之教；漢墓畫像石上夫妻平起平坐的兩性平等「同高」的和樂之義，以及「地球村」的「南北問題」：「上蒼賜給南方以陽光和作物，絕不是要讓北方以權財去巧奪騙取的。」行文中頗多此類雋語，甚至是快人快語，如：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；人之終，性轉惡」；如謂



王安石推行新法求成過急，弊端百出，「面有黑氣」：「苦哉！當官者笑比河清，自古而然」；如謂台灣政治人物開講，其內容不外乎「論語」的東西：「所獲得的掌聲應該是一切榮耀歸於孔子，阿門！」，但在「所謂『政治是高明的騙術』結構裡，想當年孔子周遊列國都無法學而優則仕，誰又能言行和孔子一致而不會如蠶吐絲作繭自縛？」

然而，我總是忍不住想以「小品文」的標準來鑑定這本《蔬果芬芳錄》，不僅是其中除了科技的「知識」，兼多歷史的「考證」，以及人文的「義理」而已。我曾經建議台大中文系以「文辭、情性、義理中國文學的多層次探討」為主題，籌辦一次國際會議，（後來舉行時牽就專業領域，將「文辭」改成了「語文」，將「層次」改為「層面」，結果是一次相當成功的盛會），就是因為我相信：好的文學作品，固然不能缺少深刻的人文思想與價值信念的洞見（義理），但是「筆鋒常帶感情」，「文辭」運用的美感與人物，作者的「情性」表現，更是驚心動魄，感人至深的關鍵。

這部《蔬果芬芳錄》其實是一本很見性情的散文集，其中充溢著作者對於投身園藝學習研究的諸多回憶與深厚感情。大學時代，上一對一的「芭蕉與鳳梨」的選修課程，以至日後自己的博士班學生，對於「北蕉」拉丁學名，和「師祖」之間的爭論，正反映了學問的傳承累進。住台大學生宿舍的年代，學習在宿舍餐廳吃「外省」早餐的豆漿、饅頭；晚上幾個同學將工讀獎助金存放在麵攤老闆處，每晚換食一大碗紅燒牛肉麵。面臨畢業即失業的情境，如何和同學們計劃開農場種辣椒，甚至興辦製造辣椒醬工廠的青春夢想。碩士階段，如何和洋蔥結緣，在擦拭淚水中解析洋蔥的催淚物質，連未婚妻（早已是結綴多年的妻室）在經濟學領域的指導教授，竟然也是以洋蔥產銷起家的！後來如何以辣椒精合成的實驗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，以同學們作為對象測試辣椒精成效，甚至開玩笑闖禍的往事，真是歷歷在目，生動如繪。幾乎篇篇有懷思想念之師友的身影在。因為母親的禁止，怕胡荽中有寄生蟲而不敢吃潤餅與肉粽；因為生長於日治時期，由母親教以「春菊」之名而



富涵情韻：

那天四點鐘起床，天還未亮，霏霏細雨中從台北趕往苗栗，始看見了窗外的曙色。換坐吉普車一路溯大甲溪而上，俯視可清楚望見水庫，卻只有一絲輕輕渲染的藍色，淡得看不出水深，確實好久沒有雨訊了。

山裡清秋，但不再是淡彩輕妝，楓葉早已微帶霞紅，臨近梨山右轉駛入產業道路，再向霧社方向南下，到達目的地時已是聚餐時刻，主人謙虛的說：「這裡沒有山珍海味，只有野味，但山上泉水煎高山茶聊足淺飲。」

倚高臨下看到加德滿都，在那荒蠻絕境，雪峰繚繞的世界屋脊上，發現真有世外桃源存在，深山裡竟有那麼一座美麗的城池，屋頂全白的尼京宮廷，美麗整潔無比。

村莊深藏在高山空谷之中，石板路、草屋瀰佈處，盡是紅屋頂，在變化無窮的彩雲下，讓你忘卻奇寒、冰雪、嚴風、稀薄的空氣，儼然化成神仙……。這當然是「小品」的文字，「散文」的風格！

同時，本書所要敘寫的其實不僅是「蔬果」，更在闡揚「芬芳」，也就是「其香始升，上帝居歆」，以至「馨香盈懷袖」，甚至「羅襦襟解，微聞薌澤」的「香」道。根據《詩經》《大雅》《生民》的說法：「胡臭亶時，后稷肇祀，庶無罪悔，以迄于今」，后稷創始的祭祀，全因芳香盛且善，而保全了人神的歡悅關係，庶幾沒有罪悔的憾事發生。中華文化大量用香，至少見諸記載，

似乎主要皆在漢代以後，不但有博山香爐以至香囊等的製作與詩賦歌詠出現；應劭《漢官儀》更有：「尚書郎入直台中，給女侍史二人，皆選端正，指使從直。女侍史執香爐薰以從入台中，給使護衣」的記載。薰香的效果，竟可如：「荀令君至人家坐幕，三日香氣不歇」。江左名士中，謝玄常佩紫羅香囊，至令「謝安患之」，「因戲賭取焚之」。至於「隋煬帝每除夜，殿前設火山數，皆沉香木根。每一山焚沉香數車，暗即以油煎沃之，香聞數十里」，則真是香中豪舉了！

在傳統的男女之間，自韓壽因賈充女竊奇香遺之，而成其美好姻緣以來，更是充滿了芬芳情事。陸遊對唐琬的追憶，固然以「夢斷香消」起句；連生性不甚浪漫的杜甫，在「月夜」懷想妻子時，亦不覺要吟出：「香霧雲鬟濕，清輝玉臂寒」的麗句。清代衆多的抒寫夫妻情愛的筆記中，更是「香」蹤處處：冒辟疆「影梅庵憶語」中，固然述有與董小婉品香、論香的名文，因及：「久蒸衾枕，和以肌香，甜豔非常，夢魂俱適」的結語。沈復《浮生六記》亦記與陳芸聯句：「逾聯逾縱，想入非夷，隨口亂道，芸已漱涎涕淚，笑倒余懷，不能成聲」，三白因「覺其鬢邊茉莉，濃香撲鼻」，而笑論「佛手乃香中君子」，「茉莉是香中小人」云云，在《香畹樓憶語》則載陳小雲爲王子蘭賦國香詞，營香畹樓，蔣坦《秋燈瑣記》亦記秋芙來歸，「歷言小年嬉戲之事，漸及詩詞」，「於時桂帳蟲飛，倦不成寐，盆中素馨，香氣滄然，流襲枕簟，秋芙請聯句……」。至於傳統小說，最有名的當然是《紅樓夢》第十九回的「情切切良宵花解語，意綿綿靜日玉生香」，薛寶釵服食冷香丸有「冷香」；林黛玉袖中發出一股幽香，有「奇香」，笑問賈寶玉是否有「暖香」，終於由寶玉編出「故典」而說：「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的香玉呢！」真是在中國文學中，「冷香飛上」的又豈止是「詩句」！

「香」不僅是文學的重要主題，更是文學表現的重要媒介，不論是宗教的神聖之愛，或者是世俗的男女之情，似乎都少不了它的蹤跡。蔡教授因此也在這本以「香」爲主題的書

中，既談神話裡希臘人所鍾愛的「金蘋果」，羅馬法王「聖地記事」的「樂園之蘋果」；也談舊約「民數記」中猶太人懷念埃及的「洋蔥與大蒜」，以及旅日台籍人士的「請來吃芒果，一果解鄉愁！」。更要談及「番石榴能讓女生不覺神癡心醉是有道理的」，談及「讓女性意亂情迷的麝香……」。事實上蔡教授在書中談到「農學中的柿子」與「藥學中的柿子」之前，首先談論的正是「文學中的柿子」！所以，假如我以「文學」來吃蔡教授書中的「柿子」和其他的「蔬果」，我想他必定不以為忤吧！

看了蔡教授的這本其實是充滿了文學情趣的大作，忍不住翻檢家中所藏叢書，竟有蔡教授文中提及的宋·韓彥直的《橘錄》，其中更有兩個品種：一名「香欒」：「芳馨可玩」；一名「香圓」：「清香襲人」。可見其芬馥至極，竟然以「香」爲名了！叢書中與「香」有關的舊藉，則有宋·洪芻《香譜》，葉廷珪《名香譜》，明·周嘉胄《香乘》，另外林語堂《生活的藝術》亦有引有明·屠隆《考槃餘事》中一段論焚香的妙文。對於這些著述稍加瀏覽，就可以深深感受到，「香」，原來是傳統文化極為重視，也極為發達的一種「藝術」。所以是一種「藝術」，是因為它的發展，早就由單純的「感官」與「技術」的層次，充分的進入了同時也是一種沉思超越，觀照寂靜的精神「意境」的層次。但是歷經近世的動亂，並且努力西化、現代化之餘，未曾好好珍惜與傳承，隨著傳統士大夫等文人階層的消失，終於逐漸被人遺忘了。正如唐宋以來，我們原有高度發達的飲茶與插花的「藝術」，但終於流於百姓日用而不知，只好將茶道與華道拱手讓給日本人去發揚光大了。

「香」道淪失，「香」事幾絕，更遑論「香」言「香」語的芬芳著作了。蔡教授的這部《蔬果芬芳錄》真是空谷足音，令人振奮。展讀再三，意猶未盡，不免痴心妄想：蔡教授既然色香味皆通，又「自稱才三十六公歲」，授課之餘，研究之暇，能否再爲我們揮其如椽大筆，拈花摘蔬採果，繼續在滿紙芬芳中住色捕香提味呢？是所仰望，因以爲序。

卿

